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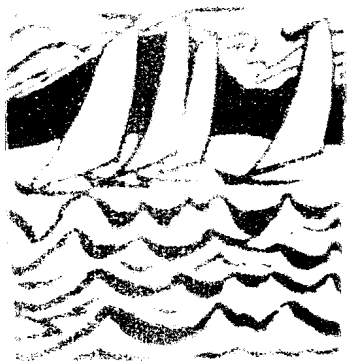
诗刊社 编



湘江夜



1227/3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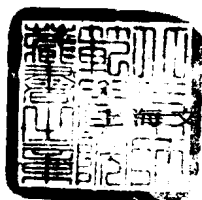
湘江夜

诗刊社
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16144



上海文艺出版社

816144

责任编辑：姜金城

封面设计：袁银昌

湘 江 夜

诗刊社 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75 插页 2 字数 78,000

1981年5月第1版 198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书号：10078·3219 定价：0.44元

目 录

呼声.....	李发模(1)
我和我的女儿.....	于 力(26)
湘江夜	梁如云(35)
夫妻.....	林 希(46)
冰下的激流	叶延滨(56)
“打狗棍”新传.....	刘瑞祥(64)
花开时节	丁庆友(85)
牧笛之歌	范峥嵘(98)
镜泊湖的传说	都 郁(107)
歌手.....	韦其麟(114)
金芦笙交响诗.....	杨 炼(124)
昨天的梦	李老乡(135)
我赞美	冀 沅(145)
血乳.....	陈剑雨、蒋永超(164)

呼 声

李 发 模

序

大地醒了，安息的魂魄，你还沉默着！
春花开了，美丽的姑娘，你还沉默着！
站在墓前，我望着对对春游的情侣，
啊！姑娘，姑娘啊，莫非你还含泪思索？

漫长而寒冷的严冬已经过去了呀，
熬过来的人们多么幸福、快活。
可你，永无声息，默默而去的姑娘呀，
还借林涛在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你至死都不明白，

年纪轻轻就被逼进了坟墓？
为什么在红旗下生长的年轻人哟，
在脖子上却被套上“血统论”的绞索？

啊！姑娘，你为什么死不瞑目呀，
今天，哪怕一个小学生都会解说！
可你，姑娘，你再不能复生的姑娘啊，
我忍不住，忍不住要为你唱一曲悲痛的歌！

（悲痛的歌哟还未开口就哽住喉，
歌哽喉咙哟两眼只有热泪流。
痛苦地打开姑娘生前的书信呀，
我心如刀绞哟手儿颤抖……）

第一封信

你的信，象一根火引，
爆响了我们童年时代的笑语歌声；
同时，它又象一根刺藤，
绞痛了埋在我心中的苦闷。

你那双会说话的眼睛，

曾多少次向我叙说过“友情”；
我这颗少女激荡的心，
也多少回追随你熟悉的身影！

可是，我怎么能与你比，我的出身，
我在断崖前，你却有大好前程。
家庭问题，使我把身姿放低又放低，
工人出身，能使你把胸脯高挺更高挺！

是的，哪一个年轻人没有远大抱负，
哪一位少女又愿轻抛爱情？
尤其象你，有健康的思想，非凡的才能，
曾吸引住多少姑娘艳羡的眼睛。

但是，在重重压力下，我却不能，
不能向你敞开爱情的大门。
你想过没有，工人的儿子爱上地主家的姑
娘，
将给你的工作、前途带来怎样的厄运？

请原谅我吧，不是我不爱你，
而是我们之间有一道“万里长城”！

尽管我还年轻，还年轻呵，
正值二十二、三青春的年龄……

(捧着这第一封信哟，我象捧着——
她那颗晶莹而又痛苦的心。
与其说不答应，倒比答应了更为兴奋呀，
说是兴奋吗？我的心儿又为她隐隐作疼！)

第二封信

当我打开，你的又一次来信，
呵不！我是在启开感情潮水的闸门。
你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以选择，
这是党说的，谁也不能否认！”

这句话哟，从广播中飞出，
曾多少次弹响我心的竖琴；
这句话哟，象一只温暖的手，
曾多少次轻轻揩净我眼角的泪痕！

我知道，党并不嫌弃我们这些孩子，
你，也并非凭着一时对我的怜悯；

你知道，我从不渴望高攀一个条件好的爱人，
去求得荣华富贵，改变自己的处境。

我是人，我要有最起码的人格，
那就是凭自己的努力，而不依偎他人！
我是个普通的女青年，我有我的志气，
我要为伟大的祖国献出青春！

然而，在这塞满“砸烂，砸烂”的日子里，
每升空气，都盘旋着“踏平！踏平！”
世俗的眼光又不得不使我默认，
出身好坏，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我恨，我恨我为啥出身在这种家庭，
但心中又充满了自我矛盾。
不是我不愿革命啊，不是的，
而是硬被推进了无底的深坑……

记得，在我童年清晰的记忆中——
当五星红旗在心上刷下第一道红印，
就懂得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共产党最好！毛主席最亲！！

在小学，多少次期终考试，
我向党捧出一个又一个百分。
慈祥的老师问我长大了干什么？
我天真地回答：“科学家，医生，新农民……”

还记得呵，在中学的柳荫树下，
和同学们谈论起理想，青春，爱情。
啊！在我年轻火热的心上哟，
已展现出一幅未来的灿烂远景！

祖国啊，我喜欢您云铺霞染的晨昏，
祖国啊，我喜欢您排山倒海的雷霆，
我为祖国的广袤、文明而深深骄傲，
我为生长在这伟大的时代而万分荣幸！

正当我在人生的路上迈步向前，
遇到了“文化大革命”的闪电雷鸣。
一股股浊浪凶猛地扑来，
混淆阵线，颠倒爱憎，扼杀生命。

从此，一顶“黑五类”的帽子戴在我头上，
学生会里再没有我的脚印；
从此，我被推出“大串连”的行列，
歧视呵，抢走了我的笑语歌声！

与我疏远了，周围最熟悉的同学，
——据说这是阶级立场坚定；
谁对我越冷漠，越不关心，
——就证明他的“敌我界线”划得越清。

啊！我象一只受伤的孤雁，
跌落沙洲，发出凄凉的悲鸣；
啊！我象一块被抛弃的果皮，
甩在路边，任人乱踢乱扔！

我痛苦，彷徨，偷偷落泪啊，
可有谁敢同情？有谁来怜悯？
我问天，问地，百思不解啊，
为什么我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绳索呵，我甚至想借它结束自己的痛苦，
但一想起党，心中又充满光明；

我真想痛痛快快大哭一场啊，
流尽一腔委屈和悲愤！

可是，我又敢找谁？
找谁呵，吐露积压在心中的苦闷。
痛切的话，在心底压缩了多少遍啊，
含泪咽进肚，暗自隐在心……

我劝你，断了这个念头吧，
跨了我家门坎，会败坏了你的名声。
到那时，鄙视和指责将飘落在你的门前，
到那时，村中会飞出我拉拢你的罪名。

我求你，再别用爱情加深我的痛苦啊，
你为我留下一分爱，也会留下一分恨！
我只有，只有躲在屋角里暗暗哭泣，
我不愿惹来一些人的狂笑和吼声……

（一字字哟，是爱情的泪在滴，血在喷，
无形的刀哟，在她心中戳下多深的伤痕。
啊！莫把那些罪过强加在她的身上，
她是聪明的少女啊，有一颗温柔的心。

啊！我要象战场上抢救受伤的战友，
大胆爱她，爱个彻底，爱得深沉！
难道说，让她的爱情，她的青春，
换来的只是长叹一声，一声……)

第三封信

邮递员把你的鼓励，爱憎，
一次又一次投进了我的房门。
……啊！原来你和我，
有着多么共同的理想，感情。

起初啊，你的每一次来信，
都使我感到对你的债务剧增。
欠人的钱财可以做牛做马偿还，
欠下你的“情”，我将怎样还清？

低头，我一边抽回忆的丝，
一边咀嚼你信中的话语叮咛。
慢慢啊，我用心的耳朵，
从你的话语中听到了我的声音：

你问我，有人批“当今大儒”时，
心中是否也燃烧着忿恨？
还说，坚信有那么一天，
真理和人民一齐站起，将歹徒严惩。

你问我，看着银幕上消瘦的总理，
是不是也很沉重，担心着祖国的命运？
还讲，为完成总理提出的“四化”，
我们年轻一代应刻苦钻研本领。

尤其呵，你问到邓总恢复工作时，
我心中是不是也象你一样高兴？
在那盼望的消息传来的时候，
是不是也奔走相告，喜泪纷纷？

你憎恶，——披着红衣行凶的权贵，
你敬仰，——横遭迫害的革命功臣。
你怒视，——那些争权夺利的家伙，
“干杯”声中，有多少被害者的血泪飞进……

你冷眼看他们飞扬跋扈啊，

我心中恨死了这帮暴徒恶棍。
我们都坚信历史前进的规律，
就象长夜后黎明又将来临。

啊！让他们寻求最龌龊的字眼，
说吧，骂吧，力竭嘶声；
共同理想的线，已挽着我俩的手，
哪怕每前进一步，都会踩着议论纷纷。

感谢哟，你的信，象响箭，
从你心弦飞出，射掉了我的心灰意冷；
我把信件捧在胸啊，象熨斗，
熨平忐忑不安，痛苦的皱纹！

啊！是你把我从痛苦中摇醒，
燃起了我生命的千度热情。
爱情的花朵，我已悄悄移栽在心田，
那神秘的害羞哟袭上我少女的心……

（捧着这期待中甜蜜幸福的应允，
我用想象描绘着未来的情景。
庸俗的情欲，会蚕食有限的生命，

革命的爱情哟，将燃烧起战斗的青春！)

第四封信

秋风哟，又把红叶捎给枫林，
叶尖蘸着银露，逗引小鸟啼鸣。
政治气候，带来了自然界的美，
片片枫叶都染上我喜悦的感情。

叫我怎么不喜悦呢？亲爱的，
一股清新的风，正愈合我心灵的伤痕。
高考恢复了文化考核，
我科科平均九十多分……

悄悄哟，我又摸出了我们的订婚合影，
瞧你，对我笑了，笑得那么温存！
莫非你知道我远在乡下，
正准备捎给你得到好成绩的喜讯？

每天，我到小学去代课，
从儿童们身上，我又追回童年的笑声；
夜晚，与青年们一同钻研农科，

沉甸甸的谷穗上，结着我的辛勤！

尽管每天都很苦很累，
但，这苦中有乐，越累越高兴，
这情景哟，又使我想起，
开初我们一起当“知青”——

那时，你是知青队的队长，
我担任大队赤脚医生。
每天每天，我们同踩着露水下地，
每晚每晚，我们一盏灯读书讨论。

社员们说你，象只雄鹰，
在广阔天地里，搏击电闪雷鸣；
社员们说我，象只春燕，
在明媚阳光中，衔来柳绿花明。

当你设计的水电站催动马达飞转，
明亮的电灯传出我目光的深情；
当我使社员重病回春，
你为我祝贺，是那样真诚！